

命运关上门,又会打开窗(上)

我的一段学画经历

□罗雪村

等着,就拿着画进去了。好一会儿她出来,说可以了。后来知道,那是版画家沃渣家,沃渣的夫人在美院,是教油画的老师。那时上美院不用考试,像我这样喜欢画画的知青,只需公社革命委员会推荐、政治审查合格即可。

小学三年级后我就没正上学,初中毕业前因哥哥遇害失学。这时,命运像是打开了一道门缝,让我看到一线希望,对上学的渴望和狂喜——好像真要一步登上天!

结果还是空欢喜一场。高焰阿姨后来告诉我,在院务会议讨论时,我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取消。当时我的父亲还未摘“帽子”。

那年,中央美术学院招收了30多名工农兵大学生,听说有个学生是海岛女民兵连长,对美院并不向往,只为完成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,进美院前才学了几天画,于是有了坐在模特侧面,却画出一幅正面儿童画的趣闻。这种离谱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并不鲜见。

命运关上门,又会打开窗。

1980年,所在单位北京幻灯制片厂推荐我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一年,我终于走进了王府井帅府园校尉胡同5号那扇大门。我就像一个蒙童,对校园里的一切充满好奇,对每一个佩戴校徽的老师、学生心生羡慕。学生对老师都称呼“李桦先生”“古元先生”“梁玉龙先生”……就像30年代年轻人称呼鲁迅为先生,带着敬意和日日的味道,很亲切。

我一边跟着正式高考进来的版画系同学一起画素描,画色彩,画人体,刻木刻……一边上图书馆读画册,每周二晚上听讲座。除了美术系常又明、邵大箴、金维诺等先生讲中西美术史,还听过指挥家李德伦讲交响乐……

一天,上人体素描课。一进教室,看到墙上已经挂了几幅真人大小的人体素描范画,第一幅就是吴作人先生的——当时就是站在山角仰望巅峰的感觉。后来听老美院学生讲,吴作人先生生活不多,但说出一句如“一幅画,你们要知道画,也要知道不画”,就会让学生受用一辈子。

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播放的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,有段剧情讲到1978年宋家姐弟参加高考,管事的人以家庭成分不好为由,阻碍姐弟俩进入大学……电视剧里的宋家姐弟最终如愿,但那个年代确有些人因此没能走进大学之门。这种事我也经历过。

1976年,中央美术学院(当时叫“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美术学院”)招收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(从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0年间,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94万基于推荐制的大学生,统称“工农兵大学生”)。父亲老战友王炎伯伯的夫人高焰阿姨是老美协的干部,得到消息后来到我

家。我那时正在京郊农村插队,也在学画画,她让我准备两幅素描头像,然后带着我去鼓楼找一位美院熟人。

我们在一条胡同里拐来拐去,到了一个有高台阶的院门口,她让我在门口



罗雪村插队时画的生产队会计速写



竹间幽鹤

吴香洲绘

春雨

□张松军

春雨,总是那么俏皮,自然随性,无需预约,于不知不觉中飘忽而来。

梦醒之时,室外阳台的雨棚上,传来滴滴答答的雨点声,雨并不大,雨滴与金属板材的碰撞,发出了节奏感很强的旋律,浑然天成的音响环绕在清晨静谧的小区里,是那么的清脆悦耳,柔绵悠扬,却似黎明前奏响的华丽乐章。

清晨,轻轻将窗打开,一阵凉风裹着柔柔的水气扑面而来,顷刻间顿觉神清气爽,心情荡漾。如丝的春雨,不紧不慢,如缕飘落在大地上,将整个都笼罩在朦朦胧胧之中。

栖息楼顶天台上的鸟儿,平日凌晨就叽叽喳喳,争先恐后地展示着自己的歌喉,总是有意无意将睡梦中的人儿吵醒。而渐渐沥沥的春雨,似乎阻碍了它们的炫耀,躲在檐下,搔首弄姿,梳理着羽毛。

花坛里的绿色植物,被春雨洗涤得一尘不染,嫩嫩的叶片青翠欲滴。含苞待放的花朵,在雨

水的润泽下,更加娇艳妩媚。争奇斗艳的月季、牡丹、芍药花,红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,一朵朵,一簇簇,五彩缤纷,万紫千红。雨水犹如万颗珍珠洒落人间,小水珠洒在那胭脂般娇嫩的花瓣上,不停地滚动着,聚集着,花瓣上便出现了成千上万颗闪烁着光彩的“珍珠”。

春雨,温柔而妩媚。它给世界带来了温暖、生机和希望。春雨绵绵像绢丝一样,又轻又细,随风而下,洋洋洒洒,滋润着万物。春雨,不急不躁,如丝如织,飘洒在脸颊,凉凉的,沾湿在唇边,又是甜甜的。我在毛毛雨中漫步,任凭柔润的雨点叩开记忆的闸门。不知不觉中,我信步踱回到了风雨人生五十载的故土。

这里没有古朴浪漫的青石雨巷,却有着清澈如镜的小河,有着两岸垂帘的杨柳,有着微波畅游的鱼儿,还有那成群结队埋头觅食、昂头高歌的鸭鹅。这里虽不是世外桃源,却有着现代风格的小洋楼,绿树环绕的小庭院,有着清澈甘甜的老井。伴随晨曦

中袅袅吹烟的升起,人们脸上灿烂的笑容镌刻在眉宇间。这里民风淳朴,热情好客,邻里友善。在这里,春日桃花遍芳菲,夏有瓜果解渴暑,秋摘柿子金桂香,冬有黑塌菜雪中藏。

在这里,留下过我呱呱降生时给人带来的欢乐;留下过我蹒跚学步跌倒时的呜咽声;留下过我童年时的天真无忧;留下过我学生时代的青春激情。在这里,我经历过从贫穷落后,到富足有余;在这里我目睹了父母亲由满头青丝,演变成白发苍苍;在这里,留下了我们姐弟情深,相互帮扶永不磨灭的印记。我在这里成家立业;我在这里生儿育女;我在这里含泪送走了因急病而远去的父亲;我在这里,孝敬着安享晚年的母亲;我在这里,摸爬滚打了朝气蓬勃的大半生。在这里,我哭过,我笑过;我茫然过,但我更加奋斗过。在这里,经过我们全家人的共同努力,和辛勤付出,最终将这里经营得井井有条,红红火火。这里就是我曾经的家!

我不爱爱情,只爱你

□张平美

我不爱爱情:她总要让人忧郁、烦躁,无所适从流血、流泪,无言以对

我只爱你:随叫随到。舞台上啾里啾里红烧肉清蒸鱼,青葱在烟锅吹绿风

闲了,捏两个小人儿供我玩要一个像我,另一个还像我你把她俩含在嘴里,扛在肩上像两个会呼吸的包袱挑好日子饮几口烧酒说甜蜜的醉话。啃她们的小脚丫直呼是下酒的好菜

木疙瘩垫鞋跟,头发丝当指挥棒过大男人的瘾种庄稼菜蔬吐白絮的棉花,不栽果树桃花运用来想象没有四轱辘桑塔纳,外出不过方圆

牛羊在山坡吃草,鸭鹅缠绵得像鸳鸯忽而想起你的好也想把心掏出来,捧给你



李夏荣篆刻

讲文明·树新风  
JIANGWENMING SHUXINFENG

弘扬志愿精神 引领时代风尚

